

两色风景等
著

2

北极星 POLARIS

Short Stories Collection of 《Fiction & Drawing》
《漫客小说绘》优秀短篇精选



两色风景 原晓 苏盈 夜森 王巧琳 马鹿君 不鱼 郑星 蒙莎 六分仪 惊歌
十一位超人气青春作家匠心之作，十一篇叩问心灵的独特故事。


2

北极星 POLARIS

Short Stories Collection of (fiction& Drawing)

《漫客小说绘》优秀短篇精选

两色风景等著

 长江出版社

 知音动漫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极星:《漫客小说绘》优秀短篇精选.2/两色风景等著.

--武汉:长江出版社,2018.8

ISBN 978-7-5492-5862-8

I. ①北… II. ①两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63232号

本书由两色风景等委托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,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,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。未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。

北极星:《漫客小说绘》优秀短篇精选.2/两色风景等著

出 版 长江出版社
(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)
出 品 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
(武汉市东湖路169号)
发 行 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
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·漫客小说绘
责任编辑 陈辉 江南
特约编辑 简鸣琅
装帧设计 杨小娟 周沫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mm×1120mm 1/16
印 张 14
字 数 27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92-5862-8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-68887933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公司调换,电话:027-68890560)

你当相信，你心中那些坚定而沸腾的思绪，每一缕都仿佛北极星光，在迷途中指引前进的方向。

阿狼
马鹿君

丑怪先生
不鱼

捕鲨记
郑星

天与地
蒙莎

时光影院
六分仪

种子
惊歌



087



111



131



147



179



197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灵魂乐

两色风景



001

寻找刀倾城

原晓



013

但丁堂旧物志

苏盈



031

云上柏林

夜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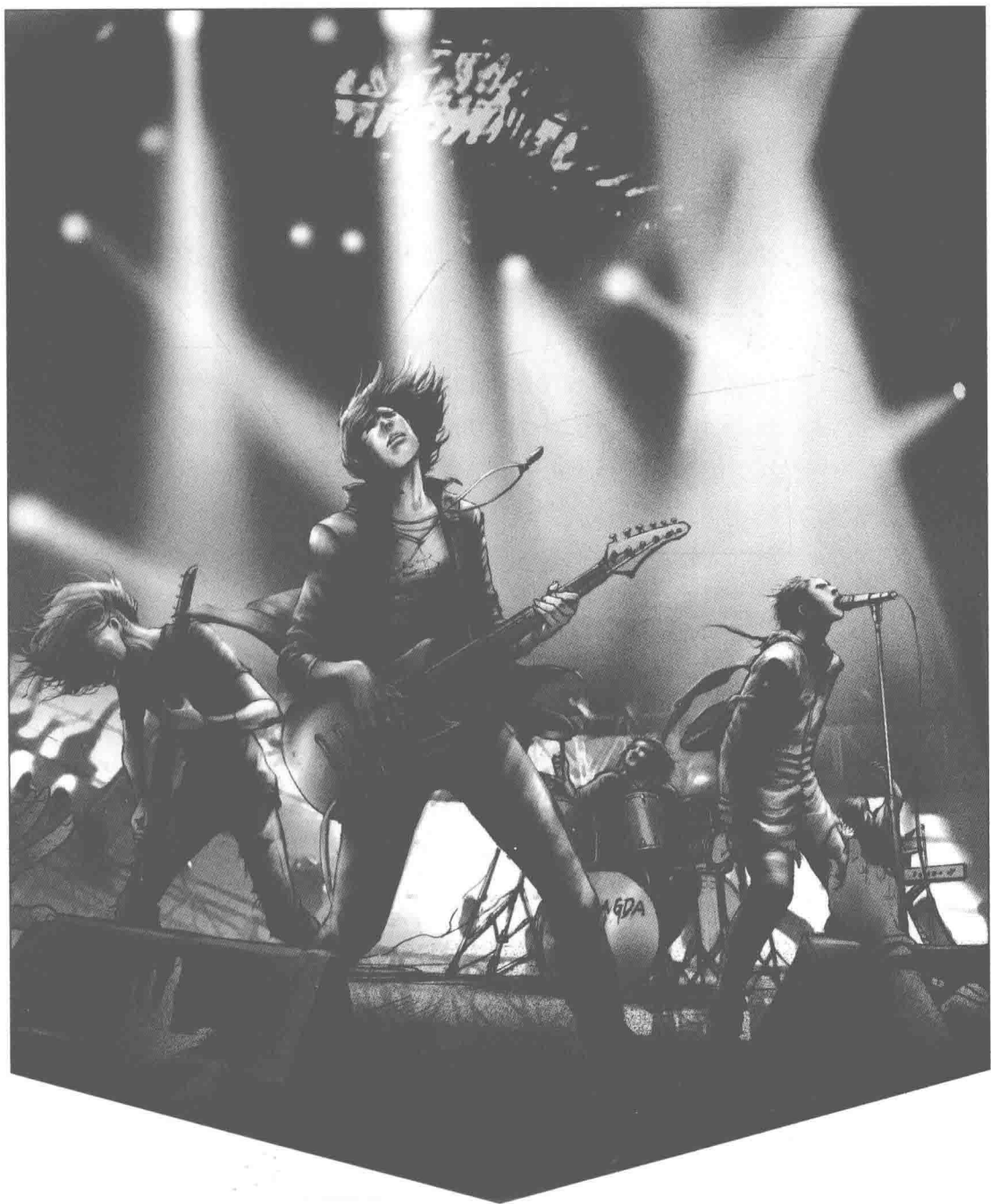
051

较劲

王巧琳



069



灵魂乐

—— 文/两色风景 图/李堃 ——

当我们垂垂老去，也依然弹得动年少的那把吉他。



那天我下班，跟以往一样迈着疲倦的脚步走往 20 分钟路程外的车站。脖子上的领带和呆板的衬衫束缚得我很不舒服，我一路晃动着对着电脑一天后僵硬的脖子。

走过地下通道时，我听到了一阵吉他声，那首歌我比谁都要熟悉，因为歌词是我编写的，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唱起它，不但唱，还和一群朋友反复排练。那不过是几年前的事，现在回忆起来却倍感遥远，现在的我，生活里音乐太少，那段喧嚣的日子早已经被安静吞没。

弹吉他的那个青年显然是城市里常能看见的自由职业者，在我看来他们更像诗人，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诗意的坚守。

几个年轻的男女围着他，听着他的歌，透过他们背影的罅隙，我看见地上摆着一个空空的钱盒。

一曲唱完，人群散去，钱盒一尘不染。

我走到那个青年面前，他抬起头来，随即露出笑容。

我把他从地上拉起来：“我就不付钱了，直接请你去吃一顿吧。”

“你小子现在人模狗样啊。”他笑着说。

我们勾肩搭背。

即使过去再久，能将我写的词弹得如此感伤唱得如此凄美的，除了他还有谁？

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个人爱好，到处找协会加入，第一个选择就是吉他协会。我觉得自己的嗓子不错，可惜不会任何乐器，否则我就能自弹自唱吸引更多的姑娘了。吉他协会一定可以帮我圆这个梦想，当然，这句诚实的动机我没有写在入会申请表上。

本以为那是跟上大学一样艰难的过程，结果表格交上去马上就过了，于是我加入了，这时才总算晓得吉他协会是个多么萧条的地方，全部人马加上我也只有五个人。四位前辈的生活主题是玩乐队，正经弹吉他的只有乐队的老大一个人，其他人各有各的位置。因为身材瘦削而被称为老排的老排负责弹比他更瘦的贝司，因为体重超标而被称为阿超的阿超负责敲没有他胖的鼓，因为说话很贱而被称为贱叔的贱叔负责弹不如他贱的键盘。基本就是这样。

我喜欢听音乐，因此对乐队是向往已久，然而眼前这支乐队是建立在骗了我钱的基础上，所以我很难表示好感。同时我了解了他们多么缺钱，以至于要打着招生的幌子吸引客户，会费则被用来作为乐队资金，这样的吸金方式令我汗颜。匪夷所思的是，今年似乎只有我一人上当。

我是不甘心蒙受损失的，因此开始没事就往协会跑，缠着老大教我一些吉他技巧。我在大学的跳蚤市场用60块买了一把挺旧的木吉他，希望半个学期过去时，它至少可以发出人类听得懂的声音。

每次我去都会碰到乐队在排练，声音那叫一个震天响，我情不自禁地捂住了耳朵，久了却逐渐习惯，甚至为这种现场的气氛拍手叫好。这些玩音乐的人很骄傲，也很寂寞，他们没有多少观众，我的定期报道让他们觉得贴心，因此个个都对我很和气，我想自己是被当成粉丝看待了。

乐队的名称叫“赤色边缘”，听起来很酷也很有文采，我觉得是个好名字。在这个破烂三流的学校里，还有这样一群人为了兴趣在努力，这让我感到了充实。于是有一天我扭扭捏捏地问老大：“我能不能加入你们乐队啊？”

老大误会我的意思是要担任吉他手，那样一来显然会威胁他的风头，加上我的吉他是那么烂，因此他拒绝了。

我连忙说我不会乐器，但是嗓子还成，不然我们合作一次吧，歌曲我都滚瓜烂熟了。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，我和乐队展开了第一次的排练，效果令双方激赏，我没想到可

以跟他们如此合拍，他们没想到我能唱得这么好，于是一拍即合，从此我就是赤色边缘的一分子了。

三

社团的所有乐器都毁掉的时候，解散的阴云一度笼罩了我们。

老大的性格比较火爆，容易得罪人，于是他得罪了学生会会长。这是一个非常清纯正直的头衔，然而私底下却有着说不完的肮脏心思。得罪他的结果是他跟校方报告说，吉他协会根本就没几个成员，干的还都不是正事，居然就能占用一大间活动室，简直浪费土地，不如回收。辅导员跟会长是好朋友，拉拢其他的负责老师大家一块儿吃了顿饭后基本就把事情定了。于是学生会派了些如同流氓打手一样的同学来，像收租一样回收活动室。

结果是打起来了。老大一抡袖子，我们几个也按捺不住地冲了上去，好一场恶斗啊，人还没怎样，乐器都报销了。原本就是二手的、用了很多年还没用坏的它们，此时正式退休，贝斯断成了两截，键盘上一个键都没了，鼓里塞了个人，吉他支离破碎，一切惨不忍睹。

事情闹得蛮大，可能是因为达到报复的目的了，会长大人不再勉强我们交出活动室，他得意洋洋地扬长而去，留给我们遍地狼藉的垃圾场。

赤色边缘的五个人就在这垃圾场里沉默着，刚才打得太爽了，然后呢？乐器都没了。彼此的经济情况彼此都清楚，还有钱添置一套么？

那时我们都已经满了18岁，可是流出不甘心的眼泪时，还是像个孩子一样。

四

大家都变得暴躁了。虽然乐器没了，乐队的凝聚力仍然在，所以每天活动室还是会准时出现五个人，只是已经无事可做。看书、扯淡、听听CD、抽烟，有时候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导致针锋相对，可谓是内忧外患。

当最瘦的老排挑战最胖的阿超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即将上演时，教室的门突然被人拉开了。

一个胡子拉碴、戴着帽子和墨镜、厚嘴唇的中年人出现在我们面前。那副落魄的模样像极了流浪歌手。

“啊，好怀念。”他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阿超为决斗被人妨碍而不满。

“噢，你们一定是我亲爱的学弟了！”

“???”我们发出无声的疑惑。

“这里确实是吉他协会吧？”

“仿佛是。”

“那不就得。我是第一任会长啊！”

我们茅塞顿开。最近太需要一些新鲜事刺激我们颓靡的神经了，而吉他协会的存在感又太弱了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叔自称是会长，是前辈，怎不让我们精神一振？我们压根儿没去想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，因为我们共有的默契让我们相信，除非是疯子，否则没人愿意跟我们这些学校的异类扯上关系。

……还真是好可悲的默契。

前辈来了，架是自然不打了，我们一下子变成了全校最和平的人，轮流问安，轮流自我介绍。

“这里真是一点没变。”前辈上下打量，“还是一副经济不景气的模样。”

我们嘿嘿地笑。

“来吧，玩音乐的人就该用音乐交流，演奏你们的拿手曲目给我听吧。有玩乐队吧？别说没有。”

“呃，那当然是有的，只是……”我们带着一肚子气把委屈告诉前辈。

“呵呵，真是什么时代都一样啊。”前辈反而笑了，“我像你们这个年龄时，也经历过没有乐器的窘境。不过那时是根本添置不起。”

“后来是怎么克服的呢？”我们想听创业史。

“拿扫帚当吉他，拿拖把当贝司，拿桌椅当鼓和键盘，拿矿泉水瓶当麦克风。”前辈说。我们和前辈一起大笑，笑了很久。

然后前辈说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我们被问倒了，你说了那种笑话出来，我们除了笑还能做什么啊？

“你们是不相信我刚才的话吧？”前辈说。

我们整齐地摇头。

前辈的脸上掠过一丝冷笑。他指着墙角的那把扫帚：“那个，谁给我拿来。”

我乖乖照办了，然后才反应过来他要干嘛。

“没点梦想的小鬼，让你们开开眼界。”前辈拿着扫帚摆出了弹吉他的姿势，他低着头，仿佛端详一根根琴弦。

我们面面相觑，开始怀疑他不是前辈是个痴汉——白痴中年汉的意思。

前辈的右手浮在空中，五指微曲，左手的五指则在扫帚柄上摆出扣和弦的手势。

教室很安静。我们听见了“叮”的一声。

那是我们最最熟悉的、琴弦被撩动的声音！

我们目睹了奇迹。前辈手里握着的仅仅是扫帚，无论怎样看也是一把扫帚的扫帚！然而他模拟着弹琴的样子，我们就真的听见了一阵一阵清晰的扫弦声！那悦耳的声音分明是来自一把上好的吉他。前辈脸上满是愉悦，他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。

我们也沉浸其中。

一曲终了，我们才醒觉刚刚体验了怎样的神奇。我们的前辈难道是魔术师吗？

“嘿嘿。”前辈笑着把扫帚放到一边，“谁说这里没乐器了？”

他摇摇晃晃地走到了堆着课桌椅的角落里，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，两只手和着脚掌点地的节奏，一下一下，拍击着桌面。

我们听见了鼓槌与架子鼓沉重的共鸣。阿超的胸部剧烈地起伏起来。

前辈又迅速站了起来，他来到另一张桌子前，十指如弹钢琴一般在桌面上游走，他说：“明白了吧？这里哪样东西不是乐器？”

叮叮咚咚的键盘声渐次响起又平息。

前辈将教室扫荡了一圈，我们就享受了一圈各色乐器的协奏曲。

前辈又坐回了我们面前，他藏在墨镜后的眼睛看着我们微笑：“小朋友们，你们理解我刚才在做什么吗？”

我们围着前辈，用力点头。

“喜欢音乐，就继续玩下去，不要被一点困难吓倒，别让我失望。”前辈扶了扶帽子，站了起来，“没有人能够打败你们，即使警察也不能对弹琴的人开枪。”

“前辈……”我们一起拥到门前，我们的心里翻滚着炽热的感动，我们想要说些什么，可是都说不出口。

五

那天之后，协会重新恢复了活力，一整天都有激情四射的乐声从教室里传出。

据说学生会长曾经闻风派人来观察，回去的人目瞪口呆地说那里分明连一根琴弦都没有，学生会长听了大受打击，后来有人看见他去校医那里开药吃。

还有一件事是，我们了解到，原来吉他协会才成立了五年而已，从那位前辈的外貌年龄推断，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协会的创始人。

那位送给我们神奇礼物的神秘人，我们索性把他当成是音乐之神。

在他的帮助下，我们不再发愁经费的问题，我们有了足够的设备可以使用，我们每天都操练到很晚，技术日益进步。

慢慢地，赤色边缘在学校内外也是一支小有名气的乐队了。

偶尔我们会接到外校的邀约去他们那里演出，一些商业活动也会请我们去客串助兴。前者是没有钱的，后者多少会给些交通费之类的礼金。无论如何，这都让我们很有成就感，觉得自己的音乐受到了承认，甚至有时，我们会产生自己是大明星的错觉。

也只有在那样的公开场合，我们才会使用正常的乐器来演奏。毕竟如果每次都扛着家伙去演出，恐怕门都进不去就会被保安叫来救护车。幸好那时我们的手头已经宽裕不少，大家把积蓄和生活费凑凑，添置了一套中上水准的乐器。不过，刚拿到手时我们却感觉一阵陌生，尽管那些触感从来不曾生疏，也还是已经很久没摸到的货真价实的乐器了。

私下排练的时候，我们仍旧离不开扫帚、拖把、课桌椅的美妙组合。

对于乐队的发展前景，我们也越来越认真地考虑：我们坚持要走摇滚与民谣结合感性路线，要轻，要软，不需要很重的力道，却可以优美伤感地击中听众内心柔软的地方。我们还要原创，老大的编曲能力很厉害，不识谱的我只能帮着写写歌词。然而我的歌词竟然很受大家欢迎。于是圈内开始将我们作为一支实力派乐队来看待。

我也的确认为我们有实力。

直到那场全国性的校园乐队风云榜赛事之后。

六

那对于全国的校园乐队都是一次机会，一道福音。某台湾大唱片公司和内地某大饮料公司联合举办的这场比赛，号召全国有志青年踊跃参与。一经获胜，就可以直接与唱片公司签约，并将你包装推出。

没法不心动。虽说搞音乐本该是清苦而寂寞的，但是有机会靠兴趣养活自己时，谁还有心思清苦寂寞啊？

赤色边缘也一样，于是我们报名了。从此我们把每天的练习量加大了一倍，老大发狂地写歌，务求选出最好的一首去参赛。我也埋头写词，另外三位则一刻不停地练习，我们都把未来赌在这次的比赛上。

比赛的日子终于来临了，我们意气风发地踏上了征途。我们的支持者固定出现在现场为我们打气，让我们很感动。

一切似乎都很顺利，本市的第一名被我们过关斩将拿下，顺利杀入总决赛，这次再赢，我们就能出道了！

出道！这个词想几次都能让我们激动异常。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国内外那些牛X乐队的名字。我们的未来也会是那样的吗？我们的未来也会是那样的吧！

那的确是我过得最积极的一段日子。我的青春，无怨无悔地纠缠在了飞扬的乐声中。

经历的比赛越多，我越是对赤色边缘的实力深信不疑，我会悄悄观察其余乐队以做比较，结果是更加坚信自己必胜。然而后来我们听到小道消息，其实冠军队伍一早已经被内定好了。

我们懵了。习惯了用实力说话的我们一时不能适应所谓的后门。

我们认真听着那支预备役冠军乐队的表演，哦老天，那怎么能叫音乐，那是什么破歌，那是什么烂词。那个油头粉面的主唱在一分钟内连续唱了十八个“爱你”，他是不是傻啊！

轮到我们上台时，我坚信那天我们发挥出了最高的水准，赤色边缘是一支无以伦比的乐队。

可我们还是落败了。

颁奖典礼随后举行，获得冠军的正是那个满嘴爱你爱你的油头粉面乐队，主唱拿着奖杯激动得语无伦次，他说：“我们要感谢父母，感谢 CCTV……”

我们都忍不住笑了，越笑越大声，甚至盖过了麦克风的分贝。全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们身上。老大在这时突然把一直背着的高价位电吉他扯了下来，砸个粉碎。

老排砸了贝司，阿超砸了架子鼓，贱叔砸了键盘，我只有嗓子没东西可砸，于是我把舞台上的一个麦克风砸了。

现场一片骚乱，赶在保安上来抓我们前，我们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会场。我突然觉得现在的我们很有愤青的感觉，都说玩音乐的愤青居多，我们平和了这么久，终于愤青一回。

那支获得冠军的乐队在几个星期后再也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，什么出道之类的承诺根本是一纸空谈，我们居然为了一个游戏花那么大的心力，生那么大的气，想想太好笑了。

这时已经是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，我们要毕业了。

七

我们学校是本科与专科混合的校区，我念的是大专，学长们则是本科，因此虽然我晚了他们一届入学，却可以与他们同时离开。

所谓的离开，就是要彻底告别以前的生活。

我开始忙很多事情，忙毕业设计，忙论文答辩，忙投递简历，忙实习。我不打算继续升本科，我想赶快做一个社会人而不只是靠音乐吃饭这样不稳定。我在打论文时鬼使神差敲了赤色边缘四个字，因为是缩写，出来的居然是“吃屎边缘”，我汗颜之余深切地感受到再不努力，毕业后我就真要去吃屎了。

我越来越少出现在排练室里，然而我却知道学长们仍然每天都去。

最初他们还经常打电话让我抽空去，婉拒的次数太多之后也就不来电了。有一天我们在校园里擦身而过，他们四个刚吃完三块钱一碗的刀削面打算回去继续排练，他们面有菜色但是仍然显得生机勃勃，而忙得焦头烂额的我早就不是之前那个为了形象而去弄头发、穿拉风衣服、戴隐形眼镜的小帅哥了。我穿着粗布裤子，戴着厚厚的眼镜，头发凌乱地长在脑袋上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，他们竟然没有认出我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打招呼。两边都走后我突然觉得，一切真的该结束了。

再后来我就毕业了，开始了我坎坷的社会冲浪生涯。

我有打听学长们的情况，知道乐队没有解散。老大一人担任主音吉他与主唱，据说他连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，因为之前在电视上的发飙，现在许多酒吧都不太想用赤色边缘，据说……

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很难过。

慢慢地，连这些也听不到了。

于是也就不难过了。

八

晃眼五年。

我在一家传媒公司熬了很久，从小职员熬成了部门主管，有了谈婚论嫁的女友。幸福来之不易，我要好好珍惜。

每次和同事以及客户去唱KTV时，我都是获得掌声最多的一个。许多不认识的姑娘为此对我频频放电，这时我就特别有成就感，然后就会突然在喧闹的环境里沉默下来，因为我想起了那一段没日没夜的嘶吼岁月。

这种时候，不善酒力的我就会喝到醉，就会想起老大和赤色边缘的其他哥们儿。不知道他们过得还好不好。

有一天我经过地下通道，准备回家，那时我身心俱疲。突然，飘进耳里的音乐令我精神一振，那段旋律我实在太过熟悉，我甚至背得出自己反复斟酌后定稿的歌词，于是我看

见了老大。

我们像朋友一样握手交谈，捶击对方的胸口，勾肩搭背地去吃饭。

我特地找了一间环境不错又不至于让客人拘谨的餐厅，老人在路边唱歌的境况让我觉得自己应该好好请他吃一顿。饭菜上来时老人毫不客气地大吃大喝，就像我们以前一起抢盒饭里的肉一样。

我问老人其他兄弟怎么样了。

“老排啊，跑了一年的业务后混得挺不错的样子；阿超在卖电脑，开了一家他自己的店；贱叔去深圳了，从事游戏软件的开发。我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，但是手头也没有很紧张，日子过得挺快活。”老人侃侃而谈，数年弹指瞬间。

“……”我没有想到，现在只有老人一人在独自坚持。

“他们都归队了。”喝了一口啤酒后，老人说。

“啊？”

“某天贱叔突然联络我说聚聚……就是他去深圳的前几天，于是我们就聚了。那晚真够动感情的，每个人都喝醉了，阿超还爬到高高的桌子上，非要给大家跳一段脱衣舞……啊哈哈哈哈，大家还说可惜就少了你。可能跟那个夜晚有关吧，贱叔去了半年又回来了，他来找我，说想再和我一起听音乐，然后老排和阿超也陆续回来了……”

老人边说边笑，边别过脸去擦眼睛：“挺奇妙的……对不对？”

“嗯……”我的眼眶阵阵发热。

“你要不要回来？”他突然问我。

“我……”我的眼前闪过的不是在无数人前引吭高歌的自己，而是每个月准时领取五千块工资的自己。

“傻瓜。说笑的。你看着就不是玩音乐的料，瞧你的肚子。”老人笑着捶了一下我发福的啤酒肚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“别恶心了。”

“乐队的情况是不是很糟？怎么你还要在街边弹琴呢？”

“什么话啊。我的音乐这么好，不能让更多人听到多可惜，所以我就到外面唱给他们听，顺便筹集一点资金——虽然很有限啦。”

“资金？”

“对。”老人双眼放光地搭着我的肩膀，“我们租了一个场地，打算举办一场小型的演唱会，你一定得来捧场！！”